

皖南烽火

執筆者

主編者

張葆恩

黃河
邵癡公
吳寶基
吳寶基
事

黃士偉
劉孟加
方知一
方祖堯



前綫出版社

十二月八年

序言

自我軍放棄首都後，敵人在陸路方面則陳兵宣城蕪湖之間，向西推移；在水路方面則逆江而上，大舉進攻，於是抗戰烽火便燃遍了皖南，在沿江各要點，不斷的展開了劇烈的爭奪戰。

及徐州失陷，馬當封鎖線被突破，敵人更利用長江的運輸，積極推進，圍攻武漢；那時我皖南江防砲兵，不時發揮其極大的威力，要擊敵艦，予以嚴重的打擊。敵爲掃蕩我砲兵保障其江運的安全計，更不惜挾其海陸空軍的聯合威力，向我突擊，在荻港、大通、梅壩、貴池、殷家匯、東流各地，先後不斷的與我軍發生激戰。直到現在，武漢雖早已棄守了，但皖南江防要點，仍在我軍固守中，未使敵人倖進半步。

我軍憑血肉之軀，抗拒暴敵的現代化機械武器，在這保衛皖南一年有半的過程中，造成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戰績，搜集在這個冊子裏的材料，就是保衛皖南的抗戰史實。我想，這些忠實的記錄，應該會給讀者一種深刻的印象的。

這個冊子的編印計劃，遠自去年八月始；那時的打算是，單把黃河先生的「在皖南

前線」出一個單行本，後因環境上時間與空間的轉移，在編輯與印刷方面，都要發生許多障礙，竟未能付梓。本年一月初旬，黃河先生重來前方，我便把這出版的計劃告訴他，並且徵求他的意見。不久，他便把整理過後的原稿和「皖江喋血記」，給我寄來了，並且在信中說出他的意見，要求把「青陽大戰記」也編入。我認為就這樣，還不足以道盡皖南抗戰的實況，所以又經過一番選輯的工夫，才決定了現在的稿本。其中也許還有遺漏的地方，那只好留待再版時想補救的辦法了。

張葆恩序於皖南前線·民二八·五·二九。

皖南烽火目錄

序言

張葆恩……………(一)

在皖南前綫

……到皖南前綫……在皖南的前衛——青陽

……唐式遵將軍謁見記……勝利的收穫……我們的江防

……向着火線上進發……火線上的團營長……月夜到大通

……江防第一線上……炮聲停止我們的呼吸……

……我們的勇敢將士……前綫帶來的兩個意見……

皖江喋血記

黃河……………(一)
邵癡公……………(三六)

唐式遵將軍在前綫

……踏上了國防前綫……

……會見唐將軍……四川有的是人力……動員全民抗戰……

……我們要優待俘虜……

皖南前綫巡禮

吳寶基……………(四五)
事實……………(五一)

皖南烽火

目錄

二

我與代福的突圍

黃士偉……………(七一)

前線三日

由「前綫」出發到前綫……………偉大的路工

煤炭山之夜……………戴團長談述戰鬥經過……………神勇的砲兵

遠眺梅埂江上……………湖上遭敵機襲擊……………貴池浩劫

弔詩人遺風……………守住皖南的城堡……………

劉孟加……………(八三)

青陽大戰記

知一……………(九五)

克復門龍山

方祖堯……………(一〇五)

在皖南前線

黃河

本文原名「從前線歸來」，在屯溪徽州日報連載，共約一萬餘字，經由作者去其繁瑣，酌加修正，並易其名曰「在皖南前線」。（編者）

到皖南前線

這一次全面抗戰，經我忠勇將士的努力奮發，到現在已經堅持到一年以上了。在這三百多天抗戰的過程中，寇敵雖不無小有所獲，然而牠始終是得不償失的。我們的將士，在前線以血肉之軀，冒着敵人無情的炮火，爭取民族生存，這壯烈的精神，是我大中華民族不會滅亡的一個鐵證！換言之，只要我們抗戰到底，永遠不會屈服，我們的前途仍是光明的，勝利之神，仍在前方等待我們。

當寇敵的兇鋒，從蕪湖伸進了長江上游，六月三日開始在和悅洲登陸的時候，我們

皖南烽火

的江防，便立時吃緊起來，那時記者便準備到前線去。然而在手續備好以後，老天便下起雨來，接連一週的傾盆大雨，把到青陽去的公路，沖壞了好幾處，交通斷絕了，因此便耽擱下來。一直延到七月三日，才得着機會，踏上到皖南前線去的征途。

七月三日的早晨，東方才現出魚肚白色，記者便匆匆地趕到了乘車的所在，過了一點多鐘，兵營裏才打着起身號，乘車的人，也陸續到了這個地點。這時，微風和着細雨，滿天的吹散下來，打在臉上，微微地覺得有些寒意。

車開動了，風雨也更大起來，好像催送我們到前線去。

同車的人，除了十幾個回到前方去保衛國土的官兵以外，還有掃蕩報的戰地特派員劉斯達君。劉君是一個老練的新聞從業員，曾經跑了十幾年的外勤，全國各地，大半都有他的足跡。記者是在劉君從杭嘉湖跑到屯溪，一週前才認識的。我們在車中談談說說，很不寂寞。

全民戰爭，不僅是武裝同志的責任，後方民衆，更須有組織的訓練起來，參加這整個的民族戰爭！現在，我軍民已開始聯合奮踏上救亡圖存的途徑了。

公路經過了大水的沖刷，車行在上面，顛簸得很利害，在潛口劉楊村的中間，沖破

了一個大缺口，車不能通過，我們大家便都跳下車來。在這裏，遇見了老友黃警吾，他正在督率着許多民衆，緊張地在修補這個缺口。——原來他已經在歙縣民衆抗敵後援會裏參加抗戰工作了。

十一時許，車從崎嶇的公路上，爬到了湯口，因為趕到石埭吃飯，恐怕時間過遲，徵得了大家同意，便在這裏出空了汽車的肚子，裝滿了我們的肚子。

飯後，我和劉君散步一回，遠矚雄偉的黃山，滌除了許多煩悶。

黃山，本來是以雄拔奇偉著稱的。年前國府林主席來遊，回京後曾說過黃山奇偉風景勝過匡廬這樣的話。

出了湯口，仍舊可以望到黃山的背影，那聳入雲際的峯巒，嶙峋起伏的怪石，愈顯出它是一處不可漠視的天險，雄踞在湯口之側，作成了徽州的屏障。

皖南多山，是一個天然的游擊戰區，任敵人如何在大江內深入，肆無忌憚進犯，只要我們大江以南的民衆，有力量的聯合組織起來，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，是不難截斷寇敵的歸路，將牠一網打盡的，偉大的黃山，也許是將來我們收復失地復興民族的一個根據地吧？！

在太平車站，車子停了，司機在忙着加油，記者便跳下車來，順便和路邊的一個小販談天，知道太平縣也在積極地舉辦後方工作。在西門城外已經有了三個難民收容所，現在正在舉辦難民登記各項事宜，的確，收容難民，是後方一件最重要的工作！

車過了太平，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馳驅，不時可以看到從前綫運下來的傷兵，由擔架隊肩着向後方輸送。我們在車中，對着這些負傷的戰士，表示無限的敬意！

黑暗籠罩着大地，路影也漸漸地模糊起來，我們就在這時到了石埭。因為時間太晚，路程還遠，機件不靈，諸般種種原因，說是要明天才開青陽，於是我們分頭去投宿了。石埭雖然是座縣城，但市面并不怎樣熱鬧，幾條狹窄的市街，一些舊式的建築，表現出仍是座古城。

我和劉君爲了急忙要找一個住處，便過了永濟橋，進了這古城的南門。許久，沒有發現旅店的招牌。我們好像在這城裏視察一樣，在街上穿來走去，等到快要走遍了，才看見一家「省屯大旅館」，一問客人已經住滿，房間早經賣完了。我們雖沒有住下，但看這家「大旅館」的樣子，陳設都很簡陋；到後來才曉得這就是古城裏唯一的大旅館。

非但旅館這樣，飯館也沒有找到。這裏因為沒有電燈廠，街上便黑漆漆地暗得怕人

，我們摸過了幾條街，一無所獲，便又出了東門回到這邊橋來。這晚，我們在一家小飯鋪的食桌上，過了一夜。

在石埭的城裏城外，到處可以看到擁護領袖的標語，激勵壯丁的文句，殺敵雪恥的口號，以及小學生繕貼的壁報等等。這些倒很適合戰時的需要，但實際情形怎樣，我們也無暇調查它了。

在皖南的前衛——青陽

青陽是靠近皖南江岸的一個小縣，因了境內有一座九百公尺高的九華山，每屆春秋香汛，江浙兩省的「善男信女」，都不遠千里而來到此進香。所以在商業上說，市面也相當繁盛；在軍事上說，它更是保衛大皖南的一個外圍據點。只要我們死守青陽，即使敵人在江邊登陸，隨時都有被我們打下水去的可能。

在第二天正午，我們從石埭到了這皖南的前衛——青陽。

到了青陽，我們的先決問題，又是要找一家旅店來安置；然而，青陽已在廿四個小時以前，變成了死市，街上靜悄悄地聽不到一點聲息，好像古廟裏的老僧在入定一樣。

我們穿過了幾條街，有幾條哈叭狗在伸長舌頭喘氣，商鋪的店門，都是關得緊騰騰的，有的貼上「暫停營業」的條子，有的便直截了當的請鐵將軍把守門戶。

在東門外，我們順便看看轟炸後的情形。——彈落地點大多在東門外——這裏，共炸坍了有幾十幢房屋，到處可以看到彈片和機關槍的彈洞，滿目淒涼的慘象，使我們對日本軍閥，增強了敵愾的心情！

這一次遭受轟炸的損失，除財產一時尚難調查統計以外，關於人民的傷亡，在百人以上，發現的屍骸，已有七十餘具——七月四日青陽日報——後來，我們又知道尚不止此數，在這次敵機蹂躪下而傷亡的平民，共有二三百人。——七月八日青陽日報載。

最可慘的，是東門外一家八口的一戶，除了一個女孩出外買菜保全生命以外，其餘便都葬送在敵機之下。聽說這家的主婦，還緊緊地在抱着孩子哺乳。

然而，我們也聽到一家七口，因為鎮靜地躲在桌下，而竟安然無恙。

自戰事發生以來，青陽還是第一次受到轟炸，過去雖然發過多次的警報，敵機也曾掠過青陽的上空，但有兩次都在這時降下傾盆大雨，把敵機逼着走了。於是，大家都相信這是九華山的菩薩顯靈，拯救青陽的衆生，因此便無形中有了「有恃無恐」的心理。另

一方面，就是市民沒有普遍的防空常識，第一聲炸彈響過以後，便無可遏止的四散亂跑，於是，敵機在十二個炸彈拋光以後，繼之以機槍掃射，這才釀成這樣的鉅大犧牲！

我們帶了淒慘的印象，離開了這一片瓦礫場，繼續尋找我們的歸宿，然而，任你踏破「皮」鞋，也看不到一個人影，除了城防的崗位以外。

後來，終於在一個神祕之處，找到了一個舊友，便在他那裏隨便進了些午餐，暫爲休息。

噹噹噹的警報：和轟轟的機聲，一齊傳進我們耳鼓，青陽城裏僅僅祇有我們這幾個老百姓，心中便也有些不鎮定起來，我們便立時走進一個竹林，臥在地上，啊呀！三十幾架敵機，黑壓壓地向我們的竹林上空飛來。這回，叨福沒有投彈，逕向貴池方面飛去。等到聽不見機聲以後，我們才回到屋裏。

唐式遵將軍謁見記

是一個萬里無雲的下午，蔚藍的天空，嵌着火盤似的太陽，照在人們身上，炎威逼人。我們就在這時，去訪問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將軍。

我們滿懷興奮，沙沙地向前行進，走過了七八里似乎平而又不平的路，便從一個山谷裏進去。路顯得崎嶇了，我們前進的速度，到這裏自然也減低下來。

驕陽傲慢地踞在天空，放出極度的光芒，把我們蒸晒得火辣辣的冒出白烟，汗，從額上，耳邊流到了頸項之間，匯成一道小河，向下游流去。一會，汗衫，襯衣，制服都溼透了，熱得我們幾乎發昏；然而我們爲的要訪問這位沉着抗戰的唐將軍，我們的興趣，仍舊在沸點以上。

又翻了幾重山，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。經過了一番通報的手續，我們便在唐將軍的會見室裏，坐下來。

這裏，我們又遇到時事新報的戰地記者吳寶基君。他本來在我們後面，因爲我們在屯溪動身的那一天，車中的人已告滿座，他是失望了；那裏曉得，我們的車子在中途耽擱了一天，他又比我們「捷足先登」呢。

約摸過了十分鐘的光景，唐將軍笑嘻嘻地從辦公室裏出來，和我們一一握手以後，笑着請我們寬衣，不必拘束，因爲天氣的確是熱極了。

唐將軍雖然已有了四旬以外的年紀，但容光非常煥發，精神也很飽滿，那溫和而又

嚴肅的臉上，表現出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健將。

「諸位遠道而來，辛苦了。」

「談不到。總司令在前方爲國宣勞，迭摧頑敵，才夠得上辛苦呢！」我們大家回答。接着我們便開始長談了。從最近情況談到川軍出發參加各戰役的經過；又從全面戰爭談到組織民衆，訓練民衆和動員民衆；其他如宣傳隊，服務團……，我們談得很多很多，足足有兩個鐘頭以上。

因爲我們談話的時間過長，而且說到的問題太多，所以恕我不能一一的記載出來；不過，根據唐將軍的談話，可作下面簡單的敘述。

唐將軍談話的大意是這樣的：「我們國家，已到了絕續存亡的生死關頭，大家要捐除成見，拿出力量來貢獻國家，在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，抗戰到底，爭取民族生存。」

「長期抗戰，不僅單靠軍事力量來單獨作戰，還須全民有組織有訓練的聯合起來，整個的參加戰役，那麼最後勝利，必定是屬於我們的。就我們川省來說，壯丁就有七千萬，幾乎與敵國的人口相等，這種力量，是何等的驚人！」

「近來寇敵，是不顧一切的企圖發展，這正是牠的末路將臨的一個象徵！因為牠愈深入則愈感困難；這就是說牠的戰線愈延長，兵力愈不敷分配。如果我們民衆有力量在敵人後方發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；同時配以主力軍攻擊敵之側背，斷絕牠的歸路，是不難一鼓殲滅，使寇敵全部瓦解的！」

我們聽了唐將軍的談話，全體都興奮起來。不錯，我們有領導長期抗戰的唯一領袖，我們有堅強力量的廣大羣衆，中華民族是決不會滅亡的！同胞們！起來吧！勝利之神在招手了。

公役送上茶點，唐將軍又拿出一個長方形的皮盒，一個皮面燙金的書夾，送到我們面前。

「請看！戰利品！」

劉君把皮盒打開，裏面是個五彩電光的信號筒，大家傳觀了一會；那書夾也是敵人通訊用的，封面的裏頁，記載着種種通訊的方法。

「恭祝勝利！」我們看過以後，對唐將軍說。

「不算什麼，戰利品多得很，後面還多得很，隨我來。」

我們大家，便隨了唐將軍，繞過了後面一個曠場。

勝利的收穫

在一間泥牆草蓋的平房裏，作了總部的參謀處，許多參謀，緊張地在那裏研究敵情和配置陣地的工作。

「廖參謀！新聞記者來了，把我們的戰利品拿出來！」

一會，勤務兵一捆一捆的拿在空場上，堆得像一座山邱。

「這是荻港之役得來的；那是在貴池方面奪獲的！」

唐將軍指示給我們看，在這些戰利品中，要算旗幟最多，大小共有五六十面；其他如「武運長久」、「千人縫」、「照片」、「神符」以及漢奸的號旗等等，不下一百餘件。

一個勤務兵，又從柴草下面，拖出一隻橡皮船來，嘶嘶地打足了氣，唐將軍便跳上船裏。

「來！大家來，我們開到東京去！」

幾個參謀和記者等，都同登上這戰利品的橡皮船。

在皖南前線

「好的！我來替你們拍張照紀念。祝你們一帆風順，直搗黃龍！」吳君說。

大家都笑了，心情也興奮起來。於是吳君打開了攝影機，配好了距離，察的一聲，留了勝利的兆徵！

又是一批，幾個士兵又担來了戰利品，機槍、機關槍、砲彈、機步槍彈、鋼盔、呢大衣、指揮刀、……還有幾匹高大的戰馬，鋪在地上，架成了刀山劍樹。吳君又攝了一張照片。

同戰馬一齊帶來的，還有一個俘虜。勤務兵搬過了一張椅子，他便坐在這空場上。他——俘虜——穿黑呢的海軍裝、短褲、帆布鞋、黑襪；嘴上留有短髭，低下了頭，默默地坐在椅上。

勤務兵遞了一支紙烟給他，他站起來鞠躬，表示謝意。他燃着了紙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霧在他面前浮上了天空。接着，他右手伸出大姆指，同時又對着我們點點頭，表示中國人是好的。

不錯，我們對於俘虜是優待的。不像敵人拿着我們戰士來殘殺。中國是仁愛和平的國家，當然有我們大國的風度，我們大批空軍遠征日本長崎的時候，不是沒有投彈嗎？！